



城市文學節 2014 分組交流會（文化與藝術評論組）

日期：2014 年 4 月 25 日（星期五）

時間：下午 2：30 — 4：00

地點：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 5 樓 R5000 室

嘉賓：林沛理先生、季進教授、許子東教授

主持：陳學然博士

記錄：唐寶姬同學、潘慧嬌同學

主持：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、各位朋友，很歡迎大家出席今天「城市文學節 2014」的其中一環——文化及藝術評論組的交流會。先讓我簡介一下來龍去脈，我們在 1996 年開始舉辦這個文學活動，

當時仍稱「城大文學節」。於1996年，張信剛教授開始發展城大文學、文化，並設「城大文學獎」。於1998年，鄭培凱教授開始着手籌辦一系列的文學、文化活動。距「城大文學節」首辦十年，即2006年，活動改為「城市文學節」，擴展參與範圍，不僅城大學生，中國大陸、港澳兩地人士也可參加。

「城市文學獎」踏入第八個年頭，今年的主題跟往年一樣都是圍繞環保、人文，就是「生活在城市」。很榮幸邀請到三位著名作家、學者來跟大家見面，分享有關文化及藝術評論的心得，在此先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三位嘉賓。

季進教授是江蘇大學文學院教授，也是博士生導師，曾任哈佛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訪問學者，及台灣東部大學的客席教授。他的著作對錢鍾書的研究蜚聲國際，跟李歐梵的對話錄也獲出版。

至於許子東教授，相信很多朋友都看他的節目《鏘鏘三人行》認識他，我也不例外。他現於嶺南大學中文系任教，並擔任系主任；早年於香港大學修讀博士，於華東師範大學教書。他的多部著作，如《當代文學印象》，為學界帶來重要貢獻。

林沛理先生是資深評論人，現任牛津大學出版社英語教學出版副總編輯、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及藝術評論小組主席。很多時在香港媒體能看到他的文章、著作，為港人熟悉。他對於香港文化及藝術評論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，他的言論、觀點都帶給我們很大的啟發。

今天的分組交流會長一小時半。於首一小時，會請三位老師分享文化及藝術評論的心得，讓大家不遠千里而來，聽聽他們有關創作的經驗；最後也留半小時，讓大家跟三位嘉賓老師交流溝通，也可請教自己的創作疑問。現在把時間交給三位老師。

林沛理：其實當了文化及藝術評論組的評審數年，印象中香港人很喜歡寫評論，不僅僅報章、雜誌，就連電台、電視也散發很重的評論色彩。如果把評論看作等同表達意見，那麼甚麼有關電影、食物、政治、經濟的想法都是評論。人要表達意見是人性，表達自己是本能。倘若用語文、文字表達自己就等於評論的話，我們便活

在一個充斥評論的社會。但是，表達意見跟評論差別何在？甚麼時候表達意見會變成評論？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。

扣緊主題今年「城市文學節」的主題——「生活在城市」，在城市寫評論有何特點呢？根據我自己的經驗，我喜歡閱讀評論，是因為在過程中感受到自由。就如看電影，為甚麼會喜歡主角、認同主角？其實很多時，主角完成我們現實生活不會做的事情，即是 *acting out one's fantasies*，滿足了我們的幻想，從中我們感受到自由。試想想，最受歡迎的電影角色都體現自由；越是深刻的角色，越是自由的人。自由有很多方面——追求愛情的自由、完成自己的自由、發揮潛能的自由、反抗建制的自由；而電影中的主角往往都是特立獨行、與眾不同的人。這是自由。

評論在「自由」這方面予人的樂趣，能跟電影媲美。我認為最佳的評論，就是讀者能夠感受自由，評論者亦行使了他這身份的思想自由，這首先從選擇的評論題材、對象看到。我最欣賞一名評論人——法國評論家 Roland Barthes，他寫非一般人所選擇的，任何東西都是他的評論對象，比如艾爾菲鐵搭、摔跤和快餐店。另外，《紐約書評》和《紐約客》的評論範圍也很廣泛，表面像跟評論沾不上邊的事物，從小事一樁如乘坐地鐵，到世界大事如國際關係，全都是評論對象。

評論跟城市關係密切，甚至可以說，評論是一種屬於城市的寫作類型，因為城市不斷提供評論題材，城市代表着行動自由、思想自由。有種所謂 *forbidden thought*，在往時的農村社會、工業化前的社會，很多事物莫說行動，就連想也不能想，例如男女關係、性、顛覆等等跟社會穩定有關的東西。可是，城市賦予自由。不能想的，變得可想，甚至鼓勵你去想，挑釁你去想。由於城市容許你思考一切，把心裏所想付諸文字表達出來，最有趣的評論由此誕生，也就是最行使自由的評論。

我不太滿意今年的參賽作品或一般的評論，是因為它們很多都沒有充份行使評論自由、思想自由，筆者總覺得有設限，誤以為有很多不應納入評論範疇、應用特定方式、規格，比方說，用學術形

式寫評論。當然，如果要取得學術成功，必須遵守遊戲規則；否則，應用自由態度看待。

要行使思想自由，首要衝破心理障礙。我察覺到，香港很多寫評論的人都沒有行使自由，反而處處顧慮社會禁忌、主流意見。尤其寫給出版的評論，讀者對象都心裏有數，心態在於想取悅他人，爭取認同，避免使讀者反感甚或遭到網上批評，此等都限制行使自由。事實上，最佳的評論不但能令讀者對評論對象增加認識，也能夠刺激讀者增加自我認知、多關注自己，因為從閱讀過程中，你發現到自己為何喜歡這、為何不喜歡這、為何該事物受歡迎、彰顯甚麼社會價值、這價值跟自己有甚麼關係、若我同意表示我是怎麼樣的人。評論就是把曖昧、避而不宣的事變得直接、明顯。

所以，最佳的評論，不就是能把你跟自己、你跟生活、你跟社會的關係變得更密切。可惜，這種評論越來越少。不是誤把隨想當作評論，沒有嘗試說服人，就是盲從規格和主流價值觀。行使思想自由去挑釁主流意見，就是評論的核心。因為人性，人人都是愛說故事、愛聽故事的癮君子，只因故事能滿足我們基本需要，給我們原因、答案、意義；評論就背道而馳，把心底話道出，引起共鳴，提醒我們那不過是故事，那是虛構的。即使不認同該評論，我們也能體驗到思想自由、表達自由，這是最重要的。既然自由已在，就要有膽量去行使。

希望大家可多從自由的角度理解評論，說不定能領會到多一番意義。

主持：謝謝林老師，為我們從這主體價值去談評論，我也深受啟發。接下來，請許子東教授為我們發言。

許子東：我就主要談文學評論吧。以前修讀研究生時，文學研究會的老作家許傑說過：「文學評論首先應該是文學」，也為此寫過文章。你們同意嗎？當你看到一篇文學評論，它算不算文學作品呢？

聽眾：應該算。

許子東：當時他的文章有很多人贊成，覺得很多批評文都寫得

很枯燥，跟學術研究沒兩樣。我也不敢反對，因為當時他是我的老師啊！那些人還說，做文學評論得懂文學，所以也要懂文學的要素——表現感情、靈感、想像、幻想、個性、真誠等等，意思說，文學評論也要這些東西；要是沒有，就做不好評論。這個說話在學術上來看不無道理，就像今天的文學節，也就設置了評論組；香港每年的文學雙年獎、中文創作獎，我都是評論組，評論就歸納到文學的範圍裏去。

20世紀出現的形式主義、西方的新批評主義後，觀點就改變了。其核心概念在於文學評論不是文學，它是關於文學的科學。故此，文學評論，或文學批評，literary criticism，就走向兩個極端。第一方面是我們中國傳統所說的評論，通常說作文學的一部份，也發表到創作雜誌。第二稱作「文學研究」，嚴格說來不算是文學。你不是要靠感情、個性、想像、陌生化，你要靠理性、學術、邏輯、歸納、資料。譬如，任何一句話，怎麼作詩的語言，怎麼不作詩的語言呢？若果是詩的語言，這句話是不科學的。如果是科學，比方說，「這是一瓶水」，這就不是詩的語言，不是文學。「這是一個減肥不成功的例子」（手握形狀圓渾的瓶子），這就是詩的語言了；「這一瓶孤獨」，這就是詩的境界了。那麼新批評的最基本說法，就是一句話，從嘗試來講，是科學還是不科學的。要是科學，就不是文藝；要是文藝，就是講不通的、是象徵性的，那就是文學。文學評論，就是藝術的一部份，遵從藝術的一些物質。

所以今天談文學評論，首先要弄清最基本的概念——你是在做文學研究，還是在做一般的評論。兩者在內地比較混和；香港的好處，也可能是壞處，就是事情要分得清楚，領域歸領域，範疇歸範疇，因此剛才相通的 literary criticism，在香港則往兩個極端發展——不是專欄，就是論文。你們現在寫評論其實也只有這兩條路而已，因為香港沒有太多文學雜誌讓你寫評論，所以只有寫專欄。另一極端，就是在學校寫論文，要標示出處、插入註解等等。我最初開始寫論文時，也覺得不好意思。我寫一句話：「路本來是沒有的，走多了就成了路」。我本來就這樣寫，在美國就被批評：「Quota-

tion ? Footnote ?」我說：「這誰都知道，我還要加句《魯迅傳記》第幾句、哪個版本嗎？最好還要說不同版本的是怎樣的嗎？」他們說：「一定要加註。」中國知識分子對這做法傳統算是反感，因為我們古人寫文章，就無一字無出處，但就是不落註。看古詩時，每個地方都是典故，但不會加「這是從杜甫……這是從陶淵明……」因為古時，詩都是寫給朋友看，我加註解就等於假定你看不懂，就像李白寫給杜甫的詩下面加個註沒兩樣。現在就不同狀況了，這叫「知識產權」，不然你就盜用別人的作品。

但其實，中國人骨子裏就是不接受這一套。我任教的嶺南大學裏，有名男生給女生寫情信，寫了首古詩，這很是鼓勵，很有文化；千不該萬不該，他在信後面加了幾條註解，那女生就把他甩了，心想「看不起我？」但同學們千萬謹記，各家自有各規矩，陶傑寫專欄用很多典故也不加註解，沒關係，但論文，就怎樣都要加註，這是西方知識產權的概念。作為老師，我這是要告訴你，你不一定要崇拜、相信，但要遵守遊戲規則，要作研究，其基本出發點是讓每人的見解都與別不同，還不能只依靠個性行事。文學就不一樣，可以靠個性。

你們假若出於興趣、感情的需要、心靈的飢渴、靈魂的顫動寫文學評論，但不要功利、學術規則，那怎麼辦？這也太困難了，專欄並不是人人能寫，香港的專欄都是一塊塊地盤來供老的，年輕人很難踏足。除此以外，網絡已把底線壓得很低，任何人都可以寫評論，還可以比你精彩。如此，一方面網絡門檻低，一方面公共傳統紙媒進門難，所以同學們要寫評論，先做好思想準備，真正滿足自己心靈需要，不要太功利，也就發洩一下行了。

有很多人責怪網絡，指它破壞文學，誰都可以當作家。其實這是弗洛伊德的夢想——文學植根於夢，植根於不能滿足的潛意識；只要人在，文學就會存在，人人都是創作家。弗洛伊德的這個理論，直到有了網絡才變成現實，網絡時代不一定是文學的霉事，也可以是文學的盛事。我看過網上有人對「中國夢」絕好的評論：「『中國夢』跟『美國夢』最大的差別是時差；一個是黑夜做的夢，一個



是白天做的夢。」太精彩！他沒有說哪個是黑夜的夢、白天的夢。它根本是在挑戰新批評的定義，因為這句話完全是科學道理啊！確實是有時差，背後的隱喻意義更是極其深刻。所以說，不要只看大眾的東西、專欄，也要讀好書、經典，使雜亂的信息、符號裏，找到打通我們思緒的東西。

有天我跟很多人擠地鐵，忽發其想，我們擠得很緊，可我跟他們完全沒關係；反之，我跟張愛玲、魯迅的距離還要近得多。他們不認識我，只是通過書本、精神上相通，而這就是文學最大的魅力。你能擠在一堆沒關係的事物中間，卻可以跟其他東西連繫相通。

主持：謝謝許子東教授精彩的發言！剛才許教授為我們講了文學跟文評的關係。接下來，有請季進教授為我們發言。

季進：我完全同意他們剛才的一些觀點。文學評論這東西，是心靈的一個需求，可能講的是比較高雅了一點，從我個人的感覺來講，這個很大程度上屬於一種自娛自樂。我一直跟學生講，我們文學的專業，尤其是文學研究，自娛自樂的成份遠遠大於精神性追求。因為在現實生活當中，尤其是在當代這種功利性的社會中，我們這

種專業出來的學生其實蠻可憐的，因為我們那些碩士生現在只能到小學裏面教書，博士生只能到那種邊遠的，像貴州、雲南等邊遠的大學裏面教書。再過若干年，可能博士也只能到中學裏教書了，所以你看他學了那麼多年。可是最後的結局也許還不如那些沒有讀大學的中學同學來的好。從這一點來講，我們這個專業真的是一個非常理想化，是需要巨大的理想主義色彩的專業。所以在現在這種狀態下，還有那麼多人來談文學，真的是很令人感動！

有一個數字，是我昨天剛剛看到的，說我們大陸一年洗腳業的營業額是兩百億，但買書的總額只有一百億，這個數字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。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國家，在閱讀方面一年所花費的錢，竟然遠遠不如洗腳。閱讀當然包括了文學，所以現在文學閱讀是面臨着巨大的挑戰的，這個挑戰除了是基於一個功利性的社會背景之外，還有網絡。當然，剛才許子東對網絡是持比較樂觀的態度的。但對於當下的一些作家來講，網絡文學對他們更多的是一種挑戰。因為絕大部份的人可能不會去讀閻連科，不會去讀李銳的。他們只是讀讀網絡上的一些東西，就這些東西，不是說全是垃圾，確實也有一些相當不錯的，比如像劉慈欣，寫科幻的，她的小說就寫的相當不錯。可是，總體而言，網絡文學的質量，它的文學性其實是比較差的，至少跟現代的作家，像閻連科等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。所以目前為止，它還沒有進入到文學評論的視域。對網絡文學而言，是一個很大的挑戰。在以後相當長的時間，網絡文學如何發展，然後我們主流文學、研究文學如何應對這種挑戰，接着去保持自身的一定的讀者擁有量，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。

另外，他們剛才講到的對評論的理解，從我個人來講，好像我們老師從來就沒有告訴過我們甚麼是評論。我們現在做的更多的是研究。因為每個人都有課題，反正現在在國內大學裏面混飯吃，這個是最基本的，你沒有課題，你連博士生都沒法兒招。因為現在招文科博士都要自己交錢的，文科博士的培養費有三分之一都是由導師來出。這個是很荒唐的，因為文科博士不可能給導師做事的，只有我們為他奉獻，我們幫他推薦文章，介紹各種各樣的關係。理科

是要給導師做事的，去做實驗的，導師的文章全部是學生做出來的。這是高校管理非常荒唐的一面，但是你沒有辦法，像我們現在文科博士也是這樣來做的。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課題，每一個課題都是研究文學，相比較而言，評論在目前國內高校裏面好像某種意義上，似乎評論不如研究，好像在大家的感覺當中，總覺得文學評論這東西它的重量、科學性、嚴謹性和深刻性都不如研究，我覺得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。因為評論所需要的，比如說：對文本那種敏銳的感覺、獨立的判斷、大量的前期閱讀的積累，評論跟研究可以說是完全一樣的。如果你沒有評論的基礎，你的研究也是做不深入的。很難想像一個人對文本沒有那種獨特的感覺，你就能把研究做得多麼深刻。

這種誤解可能不是個別現象，甚至是一個普遍的現象。所以在我們評審的時候，看到那個材料，很多人會提出他這篇東西是發在報紙上的，是發在權威性的雜誌上的，就覺得他的價值很高，這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。某種程度上，評論和研究是融為一體的。一個是文學評論，一個是文學研究，兩者之間是相互依存，彼此促進的。在我們現實工作當中，我覺得評論和研究是完全不應該截然分開的。另外，對評論還有一種意見，一個是業餘的，一個是專業的。也許我們做的都是專業評論，比如說一些新作品出來以後，像許子東說的《第七天》出來之後，大家討論的時候，都寫了文章，那當然都是評論性的文章，都會發表自己的意見，確實我也完全同意這本小說我們是深感失望的。這些都是屬於專業性的評論。但是對一般的同學來講，更關注的可能是業餘性的評論，就是廣泛意義上的評論，包括書評、影評、博客，甚至微博，這些其實都是一種評論。對於對評論有興趣的同學來講，我覺得要保持你最初對文學的感覺，然後用自己的文字表達出來，那就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評論。這樣的評論，也許它的文學性會遠遠大於它的科學性的，但它的價值不會因為它缺少那種科學性、學術上的考究而受到影響。所以，對於喜歡評論，希望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的同學，放開手，按自己的路子來走，將來肯定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。

主持：謝謝季進教授！那麼接下來的時間就開放給各位。相信各位聽完老師的演講之後，肯定會有一些啟發，或者是有一些問題想跟我們老師交流。

聽眾甲：因為許子東老師說現在文學是偏往專業化，但季進教授又說是偏娛樂的，所以我想問問文學到底是可不可以學的？是天生的，還是可以後天發展的？是屬於大眾的，還是屬於自己娛樂的？

許子東：兩個都是。我剛才講的是比較偏向於學院的，我指的是一些文學評獎，也就是傳統文學所定義的，你看到的評委都是一些比較有名的作家。所以這些拿作品去參加評獎的，很多都是研究生和大學生。而且他們參照的也是現有的一些文學經典的模式。這是其中的一個方向。那另外一個方向，網絡上流行的網絡小說，包括很多通俗作品，賣錢的，很紅的，那個真的不是學院，那個是走另外的路，也可以做得很成功。兩面的路都可以走的。

我參加過一次網絡小說評選，《南方都市報》辦的。哎喲！累死我了！太多了！你沒法看。一個小說，拿一個連結上來就多少多少萬字，你都沒辦法看。但是，水平真的不怎麼樣。這個季進教授講的對，說全部是垃圾也許錯，但大部份是垃圾，這已經是稱讚了。有很多他們推薦上來說特別好的，我還抽出一篇來看，還真是……推薦的一部作品，講一個二奶的性苦悶，把二奶寫得跟張潔的《愛，是不能忘記的》一樣。在我們看來，這沒有太大的新意，但網絡上看的人不一樣。很多人在手機上看，像打工的，大家的需求不一樣。我想這就像有貴的飯店，但也有麥當勞，也不能說麥當勞不貴，就說明麥當勞不好，對不對？麥當勞也很被老百姓喜聞樂見啊！

剛才我還跟閻連科、李銳講，我在那個評獎當中，碰到一個網絡作家。這個網絡作家跟我說，他寫了一個網絡長篇小說，四千字。我嚇一跳，長篇小說只有四千字？其實是用長篇小說的寫法，換句話說，平常一章的內容，它要變成兩句話。然後，每天發一句話，每天發一句話，稿費四十萬。四千字四十萬，我都呆掉了。我說：「怎麼寫的？」他說：「這種小說，首先是要中移動或是聯通開通一個

戶口……」就是說他等於是有一個權利可以發放東西，這開一個戶口先要有多少廣告投進去甚麼甚麼的，是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生產機制。他說：「你若有興趣我可以跟你講。」我一聽，這很難啊！但也不是說跟我們傳統的文學生產是另外一個路子。可是，四千字，四十萬，還是很吸引人的！對吧？這些人他真的不需要靠學術的鍛煉的。我跟郭敬明談過，這一米五十幾的小男孩，好厲害啊！出了《小時代》。你可以不喜歡他，但很多人還是追捧他。用我們文學批評來解構的話，真的沒甚麼東西可解構的。但是，他還就是存在，所以這個東西就是非常難說。

我最近快被學生煩死了，老是跟我講「星星」啊！我也去看了一下，因為我是做文學評論的，看完之後我說：「那是甚麼嘛，那不就是女人的夢啊！」以前的超人，他的兩面性是合在一個人身上，他既是一個救世的英雄，在日常生活中又是一個普通人。既是小男人，又是大男人。大家都知道，他一戴上眼鏡，就在報社裏，傻呼呼的在那裏，他要飛起來的話，就憂國憂民。他喜歡的女孩子，他都不告訴她，他是大男人，明明女孩子都喜歡大男人，但他卻裝小男人。蝙蝠俠、蜘蛛俠也是這樣。西方電影就是要把這個俠客塑造成既有人間性，又有超人間性的。而《來自星星的你》，還有吸血鬼，就是把一個人分成兩個人。明白嗎？他裏面不是有兩個男人嗎？一個男人是英雄性，另一個卻癡癡呆呆地老跟在後面。我說：「現在的創新就是把一個男人變成兩個男人。」他們說：「被你這樣說好像很沒意思。」但是，他們看的時候還是很有意思的。當然，這對學院也是一個新的挑戰。我覺得作家可以說這些東西是垃圾，但對學術研究來說，這些有很大銷量的通俗文化的東西，不一定是文學現象，但至少是文化現象。都教授這種現象至少是個性別現象，或是醫學現象，對不對？所以還是可以作為研究課題的。

季進：下次可以報一個「星星」研究。

聽眾甲：那麼文學是可以學的了？

季進：完全可以學。

聽眾甲：那評獎的那些人得獎是因為他們的寫作技巧，還是因

為情感方面？又或是其他的因素使他可以獲獎？

季進：我覺得是這樣的，寫作當然是需要一定的天份的，但是文學評論，還有文學研究，那完全是可以訓練的，要看你對甚麼感興趣。如果你沒有那種天份，像我這樣子的，當然也可以做創作的。我也跟閻連科說：「你是我們圈子裏面的土豪啊！早知道我當年也來寫小說了。」但是我知道我寫小說根本寫不像的，可寫評論我認為我寫的還算不錯。所以，如果你覺得你可以寫小說，你不妨試一試，將來也可以做一個女土豪啊！如果不行，那就好好的接受學術訓練，做女博士，做第三種人。

許子東：我們中文系有創作課。一直以來，中文系該不該、能不能培養作家，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題目。以前，因為也斯（本名梁秉鈞）他自己也是作家，梁秉鈞教授在系裏就非常主張辦創作課。那我們辦了一個創作課，請作家到我們這裏來。一般的作家到別的學校，就是做一次講座，然後就在那看山看水寫小說。我們這裏是真把作家當勞動力用，我們給他們安排了很多課。我最近還幫他們的成果寫了一個序，其實說到底我也很矛盾。文學史上，很少有作家是中文系出來的，這個是事實。大部份作家是學別的，後來才做創作的。但現在呢？我剛才講，尤其是評獎的這些作者，很多是文科，甚至很多是研究生。所以說，有相當一部份是可以學的，而且已經有人諷刺了，香港《明報》登過文章，說現在有一種「得獎文體」，這種文體特別容易得獎。這次台灣獲獎的小說寫得非常像朱天文，朱天心都說了，這是一半朱天文的，但他們還是覺得不錯，因為有時候覺得你學成這樣也不容易。但是，從我自己所受的文學訓練，我從小的文學信仰來說，我認為文學作品的最核心部份，是學不來的。可是，要是沒有學來的那些東西，那你最核心的部份就可能表現不出來，可能就錯過了，就浪費掉了。但是，你最終成為出色的作家，最核心的部份，不是靠學來的。學來的東西只是把你身上，本來有的，最好的，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東西激發出來。

聽眾乙：我想說兩點，第一點想談談自己情感上的，我也看了《鏗鏘三人行》很多期了，所以今天見到許子東教授，就好像你聊

了多少集，我就跟你聊多少次一樣，見到你就好像是見到一位老朋友。許子東教授說，在地鐵裏，也許沒有人認識你，但你會和很多人發生連繫，就像是「萬人如海一身藏」。

第二點是許子東教授談到了《第七天》和《天注定》，我想談談我的看法，我沒有看過《第七天》，但剛好看過《天注定》，我覺得文學作品或電影，作者應該拉開和他的作品的距離，就是他應該去幫助讀者去理解一種感情、經歷、觀念、意識形態和氛圍就好了，但他不應該帶讀者去做判斷，然後作者應該非常小心地去處理他自己與作品的關係。我是從這個角度去看，我個人也覺得《天注定》不是很滿意。

許子東：我今天其實是真的想聽，因為在台上真的是有幾個中國當代很重要的作家。閻連科的作品在海外的反響，這個反響回饋到大陸，是很受爭論的，他們認為他的作品，用批評的說法，是有點迎合外面的需要，批判中國的。那李銳又是保持一點距離的，他今天也說了，他認為這些對政治作出反應是比較低，不應該降到這種層面的，這等於在講余華他們是在降到這種層面的。我倒不同意說你關注現實層面就是一個降，問題還是你文學怎麼寫法。我真的說不清楚。賈樟柯和余華都是我非常喜歡的導演跟作家。他們寫的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為甚麼看完以後覺得不夠滿意呢？就是這樣。

我最近看的比較滿意的電影是韓國片，叫《辯護人》。我覺得這部電影拍的很好，完全可以應用到中國上。一面看，一面就完全可以想像到我們自己的事情。所以韓劇也並不都是整容那些。

林沛理：韓國電影和韓國電視劇又是完全兩回事。

聽眾丙：林沛理先生，你剛才說愈有爭議性的就是好的評論，那麼沒甚麼爭議性的又可不可以是好的評論？

林沛理：我倒不是說有爭議性的就一定是好的評論，我的意思是有很多好的評論都有爭議性。至於沒有爭議性的又可不可以是好的評論，我想很難這麼機械地去判定一篇評論好與不好，是否有爭議性，還是要看看整篇評論如何說。但是，很多時候那爭議性是來



自哪裏呢？那爭議性很有可能是來自他對既定的價值觀念、一般人的看法，他提出一個另外的看法，那爭議的價值便在這裏。

聽眾丙：即是要挑出爭議性，令讀者去想想從來沒想過的東西？若不是，就好像那些東西永遠埋在心裏一樣？

林沛理：是的。還有就是每個人的要求也不同，例如：有人會把評論當是消費指南，需要有「五顆星」的，如果覺得那是一種好的評論，也沒所謂，因為這能幫助你消費。但對於我們來說，評論如果能讓你反省社會，反省自己的價值觀會更有價值。你自己喜歡看甚麼評論？誰寫的評論？

聽眾丙：那對《紅樓夢》的評論呢？你覺得怎樣？有沒有爭議性？

林沛理：那要看看是誰寫的，很難就這樣抽空來說。

主持：即是要有某一個人，指定的評論家。你的問題太闊了，是誰評論紅樓夢呢？或者我接着你的問題問下去吧！

林老師，你說在香港寫評論很寶貴的地方，就是保持個體的自由，寫評論就是在彰顯自己的自由意志，你亦提到在城市有很多誘

惑促使我們寫評論，其中你提到有經濟或資本制度。我不知道自己的觀察有沒有錯，我覺得香港的文化藝術評論有一種喧嘩，是比較單一、單調的評論，很多時候未能去到林老師你所說的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，或是對人性個體——自由的反思，很多時候香港的文化藝術評論只是在迎合都市人的消費，那消費就是指偷窺，或是現實中的社會問題，如：中港矛盾，是一種世俗、浮淺，但又單調的評論。這是充斥在一些報章和評論的雜誌上的，我不知道我的看法是否太武斷呢？

許子東：你要求太高，我覺得很好啊！我覺得石琪寫的影評就很不錯，對我來說，真的是很好的消費指南。基本上他說好的電影我去看，都不會有出來大罵的。這樣幾次了以後，我就覺得他還可以，可他後來不寫了。專欄上的那幾個人的評論我覺得都還不錯啊！林燕妮、陶傑都很好啊！評論現在大陸才慘，大陸的小說評論都是給錢的，你不給錢他不跟你寫，但收了錢，你想他會怎麼寫，那真是沒有爭議的，說的話都是四平八穩的，看也沒有人看。要麼就是那些人罵，罵的是「無厘頭」。所以說在大陸沒錢就寫評論？沒有這樣的事情。

季進：就是一些新作家，有點錢，又喜歡寫小說，然後希望成名的，他自己掏錢，然後招了一幫人來，這個比較常見。正兒八經的評論反而還好。

主持：這是我自己的感覺，就是說像社會裏發生了甚麼事情，大家就一窩蜂地去……

許子東：那不是寫評論的問題，那是報紙的問題。你發在報紙的東西，你當然要新了，你過了一天，這個事情就被淡忘了。你發在月刊上的東西，效果就不一樣了。報紙上的專欄，你看到世界杯期間，香港所有人都喜歡世界杯的，期期都寫世界杯。因為寫專欄的人到了這時候，你不寫，編輯會跟你說，你 out 了。我覺得這是跟文化生產工業有關係的。

林沛理：剛才許教授也提到了，香港很多專欄作家是要那專欄來「供樓」的，所以你很難期望他們是很有獨立思考能力，很有批

判性的。很簡單，比如說：你在一份免費報章上寫專欄，你會不會寫一份批判免費報章的浪費的文章？肯定不會。

許子東：你亦不可能批判地鐵，是吧！

林沛理：這是跟整個香港的文化生態有關的。香港是一個很小圈子的文化圈，幾乎每個人都認識另外一個。那麼如果你要做一個很獨立、敢言、是非觀念很強的作者或評論人，其實是挺難做的。香港的問題就是變成一個 open society，香港一直爭取民主，但未有民主，一直都沒有民主，但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社會。但現在香港最大的危機在我看來，不是能不能爭取到民主，而是香港是否還是一個 open society，或是香港作為一個 open society，他的開放程度去到哪裏。香港愈來愈不是一個開放的社會，其實是與香港整個輿論環境、傳媒生態有關的，如果看香港的專欄作家寫的東西，你看不到有明辨是非的能力，或是在一些很重要的議程上，沒有人敢出來表態。因為有誰願意被人罵呢？誰願意做這些吃力不討好的？發生一場筆戰，於自己又有何益呢？這就與寫專欄的人視評論是怎麼的一回事有關。若視評論為工作，是謀生工具的話，那你又可以有多大的批判性呢？這些都是與香港的評論水平到哪裏有關的。

聽眾丁：我想問問各位老師，評論的文章會不會也有自己的風格，是不是有批判性的才叫好的評論文章？因為每個人的文風都不同，有的人寫的可能比較平和，那是不是說這就不是好的評論呢？還有就是因為我比較喜歡看外國原版的作品，如果我沒有通過翻譯，我直接看，然後用英文去寫評論，會不會因為英文不是我的母語，所以對我評論的質量有影響？

許子東：這還是我剛才講的兩類，如果你是一般的評論，那是有個人風格會好一點，就是說如果你是以材料，平穩的，一般是做研究會好一點，做研究不太需要，甚至不贊成你太有風格和文采。「我認為」、「我覺得」這種話語是要刪掉的，在論文裏也是要刪掉的。但在評論裏是很好的，因為講得很清楚是 I think，是「我的感受」。這還是跟文類有關係的。當然，在文學範疇裏，我們講文學性，文學性裏，你的個人性和風格，就變得非常重要了。在科學

研究方面，你的學術性、資料和觀點等等才是更重要的。

至於你說你看原文，你用英文去寫評論好不好，那完全取決於英文編輯，編輯認為你好就好，我們沒法說話的，因為他才是英文編輯。

聽眾丁：是不是會有語言障礙？

許子東：語言障礙我想是會有。那個時候，閔安琪，我認識的一個我們華東師大的讀夜校的學生，她在美國有人鼓勵她寫小說，寫了《紅杜鵑》，還上了 New York Time 的書評，寫知青、同性戀，我說：「第一，你的故事哪裏亂編出來的；第二，你膽子怎麼這樣大，你用英文寫啊？」她就跟我說：「許老師你放心，編輯都會幫你改的。」因為在美國也有這種情況，如果你的稿子好，只是英文不好的話，他們可以幫你改。但是我沒試過，我總覺得我中文都還沒寫好，我怎麼用英文寫研究的東西？不過，各人各說了，總之都是值得鼓勵的，可以試試。